

小说《苍老的浮云》的AI英译及人机协同的合与斗

肖倩, 赵冰*

江西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西 赣州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2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0日

摘要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大语言模型(LLMs)的迭代升级, 机器翻译(MT)已全面渗透至各类应用型文本的转写之中。然而, 先锋文学翻译——因其充斥着大量梦呓叙事、身体解构、视觉与听觉互换的通感意象以及不可靠的叙述视角, 始终被视为人工智能语言表征里抵御机器程式化复刻的文学领地。本报告以中国当代前卫先锋作家残雪的代表作《苍老的浮云》(及《天堂里的对话》等系列隐喻文本)为翻译实践蓝本, 深入探讨AI在大先锋文学、超现实主义语境下进行英译的潜能与局限。本研究借助SWOT分析矩阵, 对AI翻译输出的语料进行量化统计与质性评估, 重点剖析大模型在处理先锋文学中通感隐喻、机械硬化表述、主体性游移等维度的表现。研究发现, AI在词汇扩展、复杂长难句转换及初步格式梳理中展现出强大的协同效应, 极大地缩短了初译周期; 但在面对残雪式荒诞叙事、多重感官交织的意象以及深层文化语境时, AI往往表现出过度理性化、词汇晦涩堆砌以及文学审美感知的严重缺位, 从而引发高频的冲突。基于此, 本报告尝试提出了译者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提升路径, 希望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实践范式。

关键词

苍老的浮云, 人工智能翻译, 人机协同, SWOT分析, 文学翻译

Synergies and Conflicts in Human-AI Collaborativ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Novel *Old Floating Cloud*

Qian Xiao, Bing Zh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Jiangxi

Received: June 26, 2026; accepted: July 28, 2026; published: August 10, 2026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肖倩, 赵冰. 小说《苍老的浮云》的AI英译及人机协同的合与斗[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8): 302-310.
DOI: 10.12677/ml.2026.148787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teration and upgrading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 Machine Translation (MT) has comprehensively penetrated the corpus transcreation of various applied texts. Nevertheless, avant-garde literary translation-replete with somnambulist narratives, bodily deconstructions, synesthetic transmutations between visual and auditory senses, and inherently unreliable narrative subjectivities-remains recognized as a literary domain in AI language representations that resists machine-programmed replication. This report takes the representative avant-garde work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 Can Xue, specifically *Old Floating Cloud* (and related metaphysical texts like *Dialogues in Paradise*), as the source text for translation practice. It delves into the potential and constraints of AI in rendering avant-garde and surrealist Chinese fiction into English. Utilizing the SWOT analysis matrix, this study conducts a quantitative text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evaluation of AI-generated translations. It focuses on the model's performance across dimensions such as synesthetic metaphors, lexical hyper-intellectualization, and shifting narrative subjectiviti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I exhibits a powerful "Synergy" effect in lexical expansion, syntactic restructuring of convoluted sentences, and basic structural arrangement, substantially compressing the initial draft cycle. However, when confronting Can Xue's absurd narratives, multi-sensory intertwined imagery, and deep cultural undercurrents, AI frequently suffers from over-rationalization, mechanical rigidity, and a deficiency in literary aesthetic perception, leading to intense "Conflicts". Based on this, this report attempts to propose paths for translators to improve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oping to provide a practical paradigm for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Old Floating Cloud, AI Translation, Human-AI Collaboration, SWOT Analysis, Literary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大语言模型(LLMs)算力跃升与翻译行业向多模态生成式人机协同范式转型的背景下,全自动化翻译在应用型文体中屡获验证,但其神话在以残雪为代表的中国当代先锋派文学面前遭遇了根本性解构[1]。残雪的小说以梦呓、器官异化和通感体验瓦解日常语言与线性逻辑[2],其高度依赖人类具身经验和精神自省的文本特质,不仅对传统翻译理论构成挑战,更成为检验大模型文学审美与意象重构能力的极佳测试样本。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自2020年NMT成熟以来,学界虽大量采用定性与定量方法考察AI在主流小说中的翻译表现,语对多集中于英法、英西或英日,却几乎完全忽略了以残雪式意识流为代表的非理性语义跳跃文本,这一语料空白亟待填补[3]-[5]。鉴于此,本实践任务借助前沿模型 Gemini 对残雪代表性语篇进行英译,并经由译者深度人工审校与改译,旨在探索人机协同的文学翻译新路径。该探索兼具现实与学理双重价值:实践上,可为先锋文学的高效译介提供可行方案,助力中国当代文学高质量“走出去”;学理上,则通过SWOT矩阵对AI翻译语料进行系统分析,清晰勾勒大模型处理高级文学修辞的能力边界,从而优化提示词工程,并为新时代翻译人才在人机协同框架下重构核心竞争力、重建翻译美学路径提供切实的经验支撑[6]。

2. 源文本特点与翻译难点分析

残雪作为国际知名中国先锋作家,《苍老的浮云》[7]及同系列《天堂里的对话》等文本彻底挣脱传统现实主义叙事的时空因果逻辑,文本用词看似日常通俗,却依靠非常规搭配构建梦境化、高度符号化的超现实美学,大量出现声音“灿烂轰响”、光线“惊骇扭曲”这类突破常规表达的多模态意象,也由此形成三类核心英译难点:其一为跨感官交织的通感隐喻,作者频繁融合视觉、听觉、嗅觉、触觉打造反常规语义搭配,依托概率预测机制运行的 AI 极易将这类诗意修辞强行合理化,在机械生硬直译与平庸化改写间反复失衡;其二是拟声词与内在心理情绪的融合表达,文中“嗦嗦”“哗啦”等声响描写并非单纯环境音效,而是人物压抑、焦灼、孤独精神状态的外化,英译时很难兼顾声音动态与深层心理张力,极易出现译文单调僵化的问题;其三是叙事主体性的持续游移,文本中“我”“你”的人物边界常在幽暗、荒芜的空间意象中消解重组,人称、时空不断错位,对译者整体语境把控力提出极高要求,若无法通过人称隐显、时态微调保留原作黏稠压抑又空灵的先锋质感,译文便会出现叙事逻辑断裂、先锋文学特质流失的问题。

3. 翻译的过程管理与数据统计

3.1. 翻译实践的技术路线

为了全面观察人机协同中合与斗的生态演变,本实践严格制定了四阶段的技术路线:1) 前译准备与提示词设计:选用当前顶尖的大语言模型(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最新一代生成式 LLM),通过输入上下文背景(作家风格、文本流派、超现实主义特征)来设定 AI 的译者角色。2) 机器初译:不加人工干预地获取 AI 对全文的初始英文输出,保留其最原始的翻译逻辑。3) 人机拉锯校译与互动重构:人类译者针对初译中的语法硬化、语义偏离、审美缺失进行多轮修正,并在部分争议段落上与 AI 进行二次“对话提问”,迫使其提供变体,最终由人工定稿。4) 质性复盘与数据归查:对翻译过程中 AI 的优劣表现进行分类标记,为 SWOT 分析提供详实的数据支撑。

3.2. AI 翻译缺陷与亮点的量化数据统计

在对总计约 12,000 字(含不同变体)的 AI 初译语料进行细致比对后,译者对 AI 在词汇、句法、修辞、文化四个维度的表现进行了分类统计(如表 1 所示)。

Table 1. Highlights and typical flaws displayed by AI during the initial translation of Can Xue Pioneer’s text
表 1. AI 在初译残雪先锋文本时展现的亮点与典型缺陷频次

评估维度	AI 初译亮点表现(合的显现)	频次	AI 初译典型缺陷(斗的根源)	频次
词汇层面 (Lexical)	同义词库极其庞大,能提供如 floret, lacustrine, somnambulist 等高级文学词汇	142	词汇过度学术硬化与拉丁化,破坏了小说荒诞却朴素的梦呓语调	86
句法层面 (Syntactic)	对动态流溢的长难句结构理顺极快,主谓宾框架搭建完整,时态对齐精准	95	缺乏文学节奏的呼吸感,机械套用从句结构(如过度使用 forasmuch as, whereby),句子过于冗长死板	64
修辞修饰 (Rhetorical)	能够完全死板对应原文的字面隐喻,保持了形式上的异化	58	彻底抹杀通感的审美张力,将极具文学色彩的搭配误判为语法错误并强行理性合理化	42
文化与语境 (Contextual)	对于特定时代或植物、意象的客观背景信息查询与匹配极为迅速、准确	34	无意识流文本中的主体性丧失,在人称游移、时空错位的梦境叙事中频繁出现逻辑断层与前后矛盾	51

从数据统计中可以清晰地看出, AI 在提供词汇多样性和句法框架搭建上拥有无可比拟的基准实力(合的显现达 237 次),但在涉及文学审美、句法节奏、通感修辞和深层语境控制时,其缺陷分布同样密集(斗

的根源达 243 次)。这直接证明了在先锋派文学翻译中,全自动的机器翻译是无法胜任的,必须引入高水平的人工协同。

4. 基于 SWOT 矩阵的 AI 文学翻译质性评估

为了更系统地梳理 AI 在本次翻译实践中的底层技术逻辑与审美边界,本章引入管理学经典的 SWOT 分析模型,从优势、劣势、机遇与威胁四个维度,对大模型翻译残雪小说的表现进行多层面的质性与学理评估[8]。

4.1. 优势

大语言模型最核心的优势在于其基于超大规模文本预训练所获得的符号关联与语义检索能力。在文学翻译中,人类译者有时会陷入词穷或表达同质化的困境,而 AI 则能长驱直入地提供极度冷门、高级且具有高度文学色彩的词汇汇编。例如,在初译残雪文本时,AI 自动将“梦游人”译为“*somnambulist*”,将“湖泊的、湖心的”对应为“*lacustrine*”,将“胸口”拓展为“*thorax*”。这种海量的词汇储备不仅为译者省去了大量查阅物理词典的时间,更在客观上拓宽了英译语篇的词汇异质性边界。

此外,AI 在重构汉语无主句、流水句的语法框架方面展现出极强的刚性优势。汉语属于意合语言,句子之间依靠语义逻辑自然流淌,缺乏显性的连词;而英语则是形合语言,必须具备严密的主谓骨架。大模型能够精准地识别出汉语短句群背后的时间顺序与因果逻辑,并迅速组装成符合现代英语标准的复杂从句结构。这种宏观语法框架的搭建能力,构成了人机协同中最为稳固的良性协同点。

4.2. 劣势

然而,大语言模型的底层逻辑是基于概率密集的词元预测,这一机制决定了它必然天然地倾向于最大概率的合规性。而先锋派文学的本质,恰恰是对常规定型语言、习惯性搭配的主动颠覆与破坏。这就注定了 AI 在面对残雪的超现实主义文本时,会暴露其最致命的软肋,即超理性的机器机制对文学非理性美学的主动消解。

这一劣势具体表现为词汇的学术化、硬化堆砌[9]。如在语料中,AI 将简单的“我睁大双眼在黑暗中搜索”翻译为“*Extending my eyelids wide to scavenge within the obscurity*”。这种极度机械、拉丁化的医疗解剖式翻译(如将“双腿”译为“*lower limbs*”或“*quadruped limbs*”,将“脸颊”译为“*buccal cheeks*”),彻底摧毁了残雪原作中那种粗粝、神秘、充满原始张力的梦呓语调。AI 将文学文本误判为了某种科学文献或法庭陈述,用高度精密的词汇进行无情地覆盖,从而导致了文学美学意义上的完全失真。

4.3. 机遇

尽管初译存在严重的硬化缺陷,但生成式 AI 的可交互特征为译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动态协商机遇。通过 2025~2026 年蓬勃发展的提示词工程,译者不再是单向地接受机器给出的唯一结果,而是可以通过撰写高精度、包含文学批评视角的系统提示词,对大模型进行即时的审美修正。译者可以命令 AI:“请摒弃所有拉丁化、学术化的词汇,改用海明威式的简练、现代主义、带有音步节奏的英语来重写这一段落。”这种交互式的赋能,使得 AI 成为了一个拥有无限变体的虚拟翻译沙龙伙伴,随时为译者提供灵感的侧面激荡。

4.4. 威胁

在人机协作的深水区,最具隐蔽性的威胁在于译者主体性的悄然退化以及整个文学翻译生态被大模型算法审美同质化。当大模型能够一秒钟输出几千字流畅、看似高大上的英文时,人类译者极易产生技

术依赖与认知惰性。译者会不自觉地顺应 AI 搭建好的主谓从句框架, 仅仅进行微观的修修补补, 从而丧失了从零开始构思一个精妙译文的创造力。久而久之, 全球的文学翻译作品都可能带上同一种由 Transformer 架构衍生出的“LLM 口音”, 使得充满个性、棱角分明的先锋文学被消解在平庸、顺滑的通用大模型算法中, 这构成了对文学翻译主体性最具毁灭性的长远威胁[10]。

5. 核心案例深度剖析

为具体展示人机协同在残雪文本英译中协同与拉锯对抗的实际显现, 本章精选了本次实践语料中的四个核心案例, 进行“源文本 - AI 初译 - 人机对抗校译 - 学理重构”的全景式深度剖析[11]。

5.1. 案例一

【源文本】

“那是一棵银杏在湖心水的深处摇摆, 树上满是小小的铃铛, 铃铛一发光, 就灿烂地轰响。”

【AI 初译】

“That was a ginkgo tree swaying within the deep recesses of the lake-center water; the tree was thoroughly congested with minuscule bells, and the very instant those bells emanated luminosity, they burst into a splendid, tempestuous clamor.”

【问题】

在此案例中, AI 展现了其庞大的词汇生成力, 但问题在于其语言的学术硬化与对通感美学的完全钝化。首先, AI 将“树上满是”翻译为“thoroughly congested with”(完全充血的、极度拥堵的), 这是一种典型的解剖学或交通学词汇, 用在文学梦境中显得极为突兀与怪异。其次, AI 将“发光”译为“emanated luminosity”, 将“轰响”处理成“burst into a splendid, tempestuous clamor”。整个句子极其冗长、结构臃肿, 彻底丧失了原文清脆、诡谲的动态节奏。AI 的底层概率机制试图用最复杂的词元组合来彰显其对“发光”和“轰响”的对应, 却完全忽略了小说中铃铛发光与轰响是瞬时发生的、具有通感美学的诗意特质。

【人类译者改译定稿】

“That was a ginkgo tree swaying deep in the heart of the lake. The tree was heavy with tiny bells; the moment they flashed, they burst into a splendid roar.”

【翻译技巧与学理说明】

人类译者在改译阶段, 果断推翻了 AI 构筑的臃肿从句。首先采用减词法与简约技巧, 将“the deep recesses of the lake-center water”浓缩为极具文学空间感的“deep in the heart of the lake”; 将“thoroughly congested with”修正为朴素却富有分量的文学搭配“heavy with”。在处理核心的通感修辞时, 将学术化的“emanated luminosity”利落地改为动词“flashed”, 将“tempestuous clamor”精炼为“roar”, 既保留了原作中“光”与“声”跨通道撞击的先锋荒诞美感, 又恢复了英语文学语篇应有的呼吸感与节奏美。这体现了译者通过对大模型的审美对抗, 成功实现了文学性超越。

5.2. 案例二

【源文本】

“我听见你的眼睫毛眨得‘嗦嗦’地响, 于是就羞愧地红起脸来。”

【AI 初译】

“I auditioned the ‘rustle-rustle’ sound produced by the blinking of your eyelashes, whereupon my countenance flushed crimson with humiliation.”

【问题】

这是一个典型的因大模型词汇错配与过度理性化导致文学张力全面崩塌的案例。原文中“听见睫毛毛眨得‘嗦嗦’地响”是极度细腻、近乎病态而又充满诗意的超现实主义触听觉交织。然而, AI 在这里调用了极其冰冷、带有强烈临床医学或司法听证色彩的动词“auditioned”(听诊、面试、试听), 而不是文学文本中自然的“heard”。同时, AI 使用了复杂的名词短语结构“the ‘rustle-rustle’ sound produced by the blinking of...”, 仿佛在写一份关于人体生理运动产生噪音的物理实验报告, 毫无文学的美感与情感波动可言。

【人类译者改译定稿】

“I heard your eyelashes rustling as they blinked, and my face flushed red with shame.”

【翻译技巧与学理说明】

人类译者在此处实施了词性转换与动力学重组。直接将 AI 生硬的名词短语结构解构, 把拟声词“嗦嗦地响”转化为英语的伴随状语/补足语结构动词“rustling”, 把生硬的“auditioned”还原为纯粹的“heard”。通过将“countenance flushed crimson with humiliation”这种犹如 19 世纪法律公文式的陈旧繁复表达, 精简为现代文学更乐于接受的“my face flushed red with shame”, 不仅极大提升了英译文的可读性, 更精准地传达了角色在极度幽闭幽深的空间中, 对微观声音极度敏感的内心情感异动。在这一回合的“斗”中, 人类译者依靠其“情感具身认知”彻底击碎了 AI 的统计机器逻辑。

5.3. 案例三

【源文本】

“我迫不及待地告诉你, 我的胸口有一个很大的窟窿, 潮湿的小石头在里面哗啦作响……”

【AI 初译】

“Deprived of the capacity to tolerate further delay, I communicated to you that an enormous cavity excavated my thorax, wherein humid, minuscule stones rattled with a clattering resonance...”

【问题】

残雪通过“胸口的大窟窿”和“哗啦作响的湿石头”, 构建了一个极度惊悚而又带有强烈存在主义色彩的身体隐喻。AI 的英译再次陷入了严重的学术超载与解剖学硬化, 它把“我迫不及待地告诉你”译成了极其正式的法律免责声明式的官僚句型“Deprived of the capacity to tolerate further delay”; 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 它把饱含痛苦、象征精神空洞的“我的胸口有一个很大的窟窿”, 翻译成了“an enormous cavity excavated my thorax”(一个巨大的空腔挖掘了我的胸膛/胸廓), 这完全是外科手术报告的语言; 而“with a clattering resonance”则是物理声学名词的叠加。AI 的无意识概率对齐完全无法感知残雪文本中具身痛苦的文学分量。

【人类译者改译定稿】

“Impatiently, I told you that there was a gaping hole in my chest, where wet little stones were rattling...”

【翻译技巧与学理说明】

面对 AI 的严重语义硬化, 人类译者运用了美学归化与情绪对齐技巧。将繁冗的 AI 开篇结构利落地精简为单个副词 “Impatiently”。将冷酷、去人性化的 “cavity excavated my thorax” 彻底剔除, 还原为文学叙事中最具直观视觉冲击力的 “gaping hole in my chest” (胸口敞开的巨大伤口/窟窿)。将 “rattled with a clattering resonance” 这一多余的名词堆砌简化为生动的进行时态动态动词 “were rattling”。通过这种去硬化、去数字化加工, 使英译文重新获得了先锋派文学所必需的、能够直接触动读者感官的幽闭身体美学, 真正实现了人机协作在高级文学翻译中的完美进化。

5.4. 案例四

【源文本】

“那些梦焦渴而冗长, 充满了尘土味。我每天夜里出来寻找蜜蜂。”

【AI 初译】

“Those dreams are parched and protracted, heavily saturated with the odor of dust. I venture forth every single night in quest of honeybees.”

【问题】

在这个案例中, 展现了人机协同中难得的良性共振。在文学梦境叙事中, “焦渴而冗长” 和 “寻找蜜蜂” 具有强烈的荒诞意味。大模型在此处的初译表现出极高的水准, 它没有试图去修正 “在夜里寻找蜜蜂” 这一荒诞行为背后的逻辑错误(传统拼写检查或低阶翻译往往会将其误判为语义矛盾并强行修改), 而是准确捕捉到了 “焦渴而冗长” 的文字质感, 给出了 “parched and protracted” 这样押头韵的精妙文学对齐。同时, “in quest of honeybees” 比简单的 “look for bees” 更具有有一种古典、近乎堂吉珂德式的悲剧追寻色彩。这里的合, 证明了 AI 在经过高质量的提示词框架限定后, 确实能够成为人类译者强大的文学意象初加工工具。

【人类译者改译定稿】

“Those dreams were parched and protracted, thick with the smell of dust. Every night I venture out in quest of honeybees.”

【翻译技巧与学理说明】

译者在定稿时基本采纳了 AI 搭建的优秀词汇框架, 仅进行了微观的时态和流利度微调, 将 “are” 修正为 “were”, 以符合整个叙事梦境在英语文学中的过去时态主调; 将稍微显得厚重的 “heavily saturated with the odor of dust” 精简为更加利落、口语化却含义丰富的 “thick with the smell of dust”, 保留了 AI 输出的 “in quest of honeybees”。这一案例生动展示了人机协作的理想状态, 机器提供具有诗意潜能的词汇组合(如押韵与典雅语体), 人类译者则依靠宏观的时态直觉与文本黏合度进行最终的艺术定夺, 二者相得益彰。

6. 译者基于 AI 翻译的提升路径

通过对残雪先锋小说英译的 SWOT 分析, 本文揭示了 AI 在文学翻译中强大基准框架与审美硬化并存的双重特质, 这种矛盾使得传统的译者技能已难以满足当前人机协同语境下的行业与学术要求。本章尝试从两个方向探讨译者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可能提升路径。

6.1. 译者角色转型

在人机协同的全新范式下, 译者的首要提升路径在于重新界定自身的劳动价值与专业边界。当前,

大语言模型已基本垄断了基础层面的语言编码与结构对齐工作——从词汇选择、句法组织到语篇衔接, 机器均能以远超人类的速度与覆盖率完成。若译者仍将精力耗费于查阅词典、排查语法错误或机械转换等低阶任务, 则其职能将不可避免地被算法替代。由此, 译者的角色定位亟需实现根本性跃迁, 即从被动的“语篇翻译者”上升为主动的“文学审美重构者”与“高级提示词架构师”。这一转型要求译者不仅具备双语能力, 更需拥有深厚的文学批评素养与跨媒介文本操纵能力。在翻译实践的事前阶段, 译者应根据不同文学流派的美学特征(如残雪的先锋主义、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麦家的谍战叙事), 为大模型量身定制多层次提示词矩阵, 从语体、韵律、文化异化度、叙事视角等多个维度施加精确的算法约束, 引导机器输出的方向。在机器生成译文后, 译者则须以自身的文学审美直觉与批判眼光, 识别并修正那些语法正确但语义僵硬、忠实但失神的算法式译文。换言之, 人类译者的核心竞争力, 正从传统的语言转换能力, 升维为长跨度的艺术审美控制力与高阶的机器协同驾驭能力。

6.2. 具身认知的建构

大语言模型无论参数量多么庞大、训练语料多么丰富, 其本质上仍是缺乏物理肉身与真实生命体验的“离身算法”。它从未真正感知过夜来香的幽微气味, 从未体验过因极度恐惧而将冰凉指尖放入温热掌心时那种灵魂深处的战栗。因此, 当面对文学作品中最为核心的感官体验、情感阵痛与通感隐喻时, AI 只能依赖词汇间的概率分布进行语义层面的模拟覆盖, 其输出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学硬化的倾向——通顺却缺乏温度, 准确却丧失灵气。译者的第二条提升路径, 恰恰在于有意识地强化自身的具身认知与多模态感官协同能力[12]。在面对残雪的先锋文本时, 译者必须调动全部肉身记忆与情感储备——去想象南风裹挟的潮湿与狂暴、去感受朝霞刺入瞳孔的灼痛、去体验脚底开裂淌血所隐喻的存在主义苦痛——并将这些多模态的感官经验(视觉、听觉、触觉、痛觉、心理张力)转化为英语文学语篇中富有生命力的音步节奏与情感色彩。经由这种血肉之躯的具身化加工, 译者的译文能够有效中和并修正大模型输出的那种顺滑却冰冷、规范却无机的算法文本, 使英文译本真正获得“生命的跃动”与“灵魂的呼吸”。这正是人类译者在大模型时代不可替代的根本理由——肉身在场的体验与由此生发的审美直觉, 是任何算法都无法模拟的认知资源。

7. 结论

本实践报告以残雪先锋小说《苍老的浮云》中《天堂里的对话》系列文本的 AI 英译、人工优化重构为具体研究个案, 依托量化语料统计与学理支撑的 SWOT 质性分析, 剖析人机协同模式下文学翻译“融合协作”与“矛盾博弈”的辩证动态关系。

研究个案显示: AI 在长篇语篇拆解梳理、多维度词汇扩充、标准化句式搭建层面具备突出的协作优势, 可显著缩短文本翻译的前期处理周期; 但针对先锋文学独有的通感修辞、游离化超现实叙事、非理性审美表达等内容, 大模型依托概率生成、离身运算的底层逻辑, 容易产生机械化生硬译法, 与人文学术审美形成适配冲突。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结论仅围绕残雪先锋文学这一特定作家、特定小众文类展开个案探究, 研究成果仅适用于该类实验性先锋文本, 面向写实小说、散文、社科文本等其他文体的普适性仍有待后续更多样本拓展验证。

结合本研究发现, 本文对译者发展路径提出参考性建议: 翻译从业者可逐步向具身认知导向的能力培养方向发展, 但该提升路径在不同层级译者中存在实施差异。入门阶段译者可优先掌握 AI 工具交互方法, 借助模型完成基础文本处理; 具备一定文学功底资深译者, 则可在熟练运用人工智能辅助翻译的基础上, 深耕文学审美研判能力, 依托主体审美完成译文艺术层面的重构打磨。不同阶段译者可结合自

身能力定位差异化运用人机协同模式, 循序渐进优化译文质量, 以此更好地对外译介中国文学作品, 传递本土文学独有的精神内核。

参考文献

- [1] 白玉. AI时代机器翻译技术对文学翻译的协助介入作用[J]. 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7(3): 84-88.
- [2] 孙德喜. 病入膏肓世界的梦呓——残雪小说语言论[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11(1): 97-100.
- [3] Toral, A. and Way, A. (2018) What Level of Quality Can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Attain on Literary Text? In: Moorkens, J., Castilho, S., Gaspari, F. and Doherty, S. Eds., *Machine Translation: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63-287.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91241-7_12
- [4] Guerberof-Arenas, A. and Toral, A. (2022) Creativity in Translation: Machine Translation as a Constraint for Literary Texts. *Translation Spaces*, 11, 184-212. <https://doi.org/10.1075/ts.21025.gue>
- [5] 邵璐, 李平艳. 英语世界“残雪热”现象与机理考辨[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4, 47(6): 81-89.
- [6] 张茜, 张欣. 国际传播视域下翻译人才的 SWOT 分析及能力建设[J]. 黑河学院学报, 2023, 14(7): 62-64, 76.
- [7] 残雪. 残雪文集·第一卷 苍老的浮云[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8.
- [8] 陈志兰. 多元文化视域下《格萨尔》史诗传译的 SWOT 分析[J]. 西藏研究, 2015(5): 103-110.
- [9] Li, Y., Zhang, R., Wang, Z., Zhang, H., Cui, L., Yin, Y., et al. (2025). Lost in Literalism: How Supervised Training Shapes Translationese in LLMs. In: Che, W.X., Nabende, J., Shutova, E. and Pilehvar, M.T., Eds., *Proceedings of the 63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Volume 1: Long Papers)*,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2875-12894. <https://doi.org/10.18653/v1/2025.acl-long.630>
- [10] Venuti, L. (2026) The Human Translator versus the Machine: Algorithms of Interpretation. *Critical Inquiry*, 52, 459-477. <https://doi.org/10.1086/739756>
- [11] Wu, M., Xu, J., Yuan, Y., Haffari, G., Wan, L., Luo, W., et al. (2025) (perhaps) Beyond Human Translation: Harnessing Multi-Agent Collaboration for Translating Ultra-Long Literary Texts. *Transac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3, 901-922. <https://doi.org/10.1162/tacl.a.25>
- [12] 张明, 赵丽. 大语言模型翻译文学前文本的“具身认知”转向与局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6(1): 88-97.